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躋春台 蜂伸冤

萬惡惟淫是首，最惱天地鬼神。起心動念禍機生，難免遭冤受困。德陽陳大忠家貧，在城中賣餅，人俱呼為「陳賣餅」，為人本樸，說話謙和。他的餅子比人家的重些，所以賣得，三十多歲積錢四十餘串。娶妻何氏，雖是二婚，人材體面，卻是小家人女，不知敬惜字紙。各位，這字跡原是聖人制就，以為世用，真有益於國家，有利於萬世者也。何氏不知這些貴重，見有殘書廢紙，便拿去夾線、剪鞋樣、封壇口，雖是無心之過，而遭踏極多，難免神天惱怒。此話不表。

卻說隔街有一段老陝在放銀子，順做兌換生意，為人狡詐，口甜心毒，見人為善，面稱背毀，說是沽名。他平生片善不修，一文不捨，只講財利。極恨蜘蛛，說他懸岩結網，好似陰險小人，暗中害命，倘未提防便墮網中，遭其毒手。見了蜘蛛即用棍掄去，幸他不致治其命而棄於背地。常在陳賣餅那裡吃餅，看見何氏美貌，常說他的嚼話。何氏原街坊之女，男女交談慣了，見老陝愛講，遂與他訕談說笑。那知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想去偷情，又礙著陳賣餅。一日，問陳曰：「你這生意一年賺錢多少？」陳曰：「賺甚麼錢，就只糊口。」段老陝曰：「你怎不做大點的生意？況你年近四旬，再不賺些錢，老來如何下台？」陳曰：「跟你段師說，想做大點，莫得本錢。」段老陝曰：「只要你想做，本錢算我的。」陳曰：「只要段師放心，那還不好。」段老陝曰：「我見你忠厚樸實，故研賀你，有啥子不放心。」陳曰：「如今生意不知那路好做？」段老陝曰：「目下建昌布漲，若本城販去，有對本利，來去不過兩月，這個生意就好。」陳遂與他借銀四十兩，寫就臘月二十六日的期，把布買齊，何氏備辦酒菜與夫餞行。賣餅把妻吩咐一番，說道：

未出門把妻來吟咐，為夫言語聽明目。

你夫生來命運苦，從小賣餅把口譟。

自妻過門受苦楚，添人少錢用不敷。

多承段師來光顧，借銀與夫把利圖。

出門建昌去賣布，丟妻一人受淒孤。

「生意事大，只要賺得錢，老來快活，就受點孤淒也是無妨的。」

無事不可出門戶，早晚關守莫心粗。

緊防浪子來戲侮，失了名節辱丈夫。

「為妻知道，夫君只管放心。」

油鹽柴米雖辦楚，算來一月尚不足。

妻領女工來幫補，攢攢積積自有餘。

此去建昌無多路，不到年底就回屋。

夫妻分別，灑淚而去。何氏想夫出外當避嫌疑，領的女工多在房做，少出戶庭。老陝常在門外來往，一日，見何氏在門內繡花，走到門邊以淫詞挑戲。何氏正色曰：「我們女子家以名節為貴，段師以後不要亂說，恐旁人聽著不雅。」段曰：「我借許多銀子與你，難道不報恩嗎？」何氏曰：「有借有還，報啥子恩？我不是無恥之婦，你不要妄想！」段莫趣而去。到年底問曰：「何大嫂，你借我的銀子辦起未有？明天期子。」何氏曰：「銀子要夫歸才有，我們婦人家那裡去辦？」段曰：「我的銀子過不得期，莫得就打主意。」到二十六又來要，遂相調戲。何氏只得告哀，說以節義之言，段天良發現，慚愧而回。

卻說此地多是廿九過年，三十吃齋。何氏到二十九，將喂的雞殺了，備辦酒菜，想夫今日必歸。午後煮起，候至二更身體困倦，把菜蒸在鍋內，虛掩其門，和衣而睡。次日，段老陝想：「今天陳賣餅該也回家了。」去看，見門大開，喊不應聲，望內無人，諒何大嫂出外去了，隨手拿個小凳坐於門邊，裝袋葉子菸吃。忽見陳賣餅同兩個腳夫回家，段老陝曰：「你回來了，這回賺得好嘞？」答：「多承助和，多少賺了點。」妻倒茶，不應，自己到灶頭去斟，茶是冷的，口說：「這婦人懶得希奇，三十天連茶都不燒。」進房拿壺去倒開水，一溜跌地，扒起來看，好不驚駭，說道：「不知何人殺了我妻，連頭都割去了！」老陝聽說，問道：「你在鬧啥？」答：「我妻被人殺了！」老陝亦進房來看，陳賣餅扯著老陝將頭亂撞，急得兩淚交流，不禁放聲大哭：

見賢妻無頭首死得好苦，不由人這一陣傷心痛哭。

妻本是賢淑女知識事務，能知道和鄰里尊敬丈夫。

家中事全靠妻一人作主，替為夫積銀錢紡棉喂豬。

白日裡領花草與人來做，夜晚間打鞋底又補衣服。

論恩愛我夫妻膠漆同固，與梁鴻配孟光一樣和睦。

不知道是誰人狼心狗肚，將我妻活鮮鮮殺喪冥途。

捨不得賢德妻情義難數，拋為夫似孤雁怎樣結局？

轉面來罵老陝是啥緣故，卻然何殺我妻一命嗚呼？

「你為何亂說哦？」

我知你心兒裡愛走邪路，不想那油渣吃焉進灶屋！

「我來問你，見你未回，因才在此吃菸。」

諒必你來強姦將妻逼住，他不從你提刀就把他誅。

「呀，老子呀！莫冤枉人！定是強盜殺了的！」

是強盜就該要拿去衣物，難道說光偷去一個頭腦？

「呀，冤死我了！」

這事情你做得實在可惡，不告你段老陝死不瞑目！

陳賣餅將他扭住，喊街鄰保甲。這老陝平素是很不為人，街鄰個個恨他，都說：「你初出門，他天天在你門前來去，尋著你妻說笑。」老陝曰：「若是我殺，怎不逃走，還來此坐地等擒？」眾人曰：「總是來看動靜。」老陝喊天叫地，說是冤枉。陳賣餅扭到大堂，喊冤遞呈。

官命把老陝鎖押，即來勘驗，週身無傷，嘴有掐痕，報是姦殺斃。官問保約：「老陝素行如何？」保甲稟曰：「此人狡詐貪財，殺人雖不可知，卻常在他門前來往。」官回衙坐堂，叫段老陝問曰：「你為何將何氏殺死？今見本縣，還不實訴嗎？」段叩頭訴道：

大老爺坐法堂容民告稟，民遭了冤枉事好不心疼。

自幼兒放銀子守己安分，平行買平行賣並未欺心。

只說是做好事把人憐憫，誰知道陳賣餅才莫良心！

光顧他拿銀子與他作本，販布疋進建昌就不回程。

過了年我想他該回原郡，去問他門大開見無一人。

在門外裝袋菸且把他等，才坐下陳賣餅就回家庭。

見妻死他心中才把計定，到法堂誣告我逼姦殺人。

「他未回家你去做啥？不是你逼姦殺斃是誰？」

民生平最講究品行德行，到他家去收賬豈有姦淫？

「他既未歸，你該速去，久坐不走，情弊顯然，還要強辯？與爺打哦！」

民以為他的妻去會鄰近，吃一袋葉子菸散悶寬心。

「狗奴！還要辯嗎？與爺責打四十！」

大老爺息雷霧休動杖棍，這概是冤枉事如何招成？

「膽大狗奴！實在不招，打！打！打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你要民招冤枉逼姦殺命，除非是西方上紅日高升。

「奴才實在不招，左右與爺夾起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血噴，這一陣夾得我屎尿齊傾。

本待要死陰間也得安穩，又誰知死去了偏又還魂。

想不招大老爺刑法太狠，招得來是命案要問斬刑。

勉強招捨不得我妻人品，滿捕中是銀子白白森森。

從今後諒與妻不能共枕，從今後這銀兩諒非我存。

罷罷罷倒不如一筆招認，何氏女本是我逼殺歸陰。

「頭首放在何處？」

那一夜提頭去丟了就走，記不起在何處慢慢去尋。

招畢丟卡。

這官原是捐納出身，貪污殘忍，雖知此案有冤，他想銀子，故意苦打成招，命人示意。那知段老陝以財為命，全肯受刑，在卡中百般私刑，俱已受過，只出十兩銀子，卡犯把他弄得不死不活。過幾日，官提出清供，見他動作不得，只有一線之氣；知是私刑逼財，勃然大怒，即將卡犯們與禁子各打一千，方才把卡和了。官見老陝不肯捨財，把他三日一考，五日一比，問要頭首，打得兩腿稀爛現出筋骨，還是一文不肯。這也是老陝的祖傳，貪財愛利都是如此，豈止他一人哉！

卻說段老陝坐在卡中，朝夕流淚，兩眼哭腫，惟有束手待斃。過了月餘，忽聞遠方來一訟棍，手段高強，令人請他設法。這訟棍是遭過報應來的，與眾不同。各位，他又遭甚麼報應呢？因有人無故殺妻，許銀求計，他教不要聲張，至夜有年輕子弟留他進屋，以酒灌醉，割他頭首去報奸案，自然無事。那知他兒進城接他，方十七歲，那人留進，割頭報案。訟棍認得是他兒子，好不憂氣，真是「啞子吃苦瓜——苦不能言」。知是大報，想不箍桶又無生計，於是改換心腸，不害人而救人，見有冤枉無辜受累之案，他方才箍。見人告狀，他便勸息，弄幾個本分錢。行之數年，他妻五十歲忽生一子，訟棍喜歡，知是為善有益，專與人辨冤撥案，勸人向善改過。今聞段老陝來請，知是受冤，遂到卡中會他，因曰：「凡人負屈遭冤，皆由平日作孽所致。觀你這案，雖是官要銀子，但案無著落，兇手無名，無從下手，就有偷天手段也撥不鬆。你試自思，平日或是銀錢，或是偷常，或是處事，那裡造得有罪，痛心改悔，淡財為善，立功贖罪。我與你作道疏文，在城隍廟燒了，天心一轉，人事投合，自然生出機會，使你脫苦明冤。」段老陝聽言醒悟，請他作疏，立四百銀子的願，在卡時時痛悔不題。

卻說縣官一日出城驗屍，回來有千萬頭黑蜂圍著官轎飛舞，不能前行。官大驚曰：「你們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不要來找本縣！」黑蜂不去。官又曰：「倘有冤積，要本縣與你伸雪，你往前飛，本縣隨後來看。」蜂即前飛，官命大班跟蜂抬去。趕至觀音閣內，見蜂飛入井中，即叫道問曰：「此井蓋著甚麼，上用符封？」道人曰：「此井有妖，小道請師收穫在井，開不得的！倘若出來，定要食人！」官罵曰：「狗奴放屁，有啥妖怪！」命人掀開石看，都怕蜂不去。官用火一照，內中並無一蜂。官曰：「明是冤魂所化，有啥蜂子？」左右只得請一會水人，以繩繫腰，下井去看，回報有一屍首。官命把屍啟上，隨後又啟一頭上來。官見屍未朽爛，驗是十二歲孩子，週身無傷，係耳門刀砍斃命；頭是女頭。官叫道問，問是何來，道人推說不知。官罵曰：「這分明是狗奴作姦犯科，殺人藏井！今見本縣還不實說嗎？左右與爺重責！」道人知瞞不過，喊道：「大老爺免刑，小道願招！」遂將始末從直訴道：

大老爺在上容告稟，聽小道從頭說原因。

在此廟修行養心性，帶徒弟小名叫丁丁。

去年子過年多喜幸，兩師徒削簽到三更。

忽聽得黃犬叫得狠，牆腳下咚的響一聲。

命徒弟出外看動靜，一出去就不見進門。

喊幾聲又不見答應，我去看好像大個人。

用刀背拍看想打醒，黑區區燈晃看不清。

才一下就往地下滾，仔細看才砍著開門。

駭得我神魂俱不定，又見個女頭在埃塵。

戰兢兢心中把計定，屍與首掀入井內存。

「頭又何來？好好的招！」

這頭首不知誰丟進，我徒弟因此駭掉魂。

我一時誤喪他的命，望仁天筆下要超生。

「到底殺了誰人，把頭放在井內？還不招來，與爺打！打！打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未殺人拿啥來招認？卻好似白肉來生疔。

「還不招嗎？與爺重責八十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為甚的捕風來捉影？就打死我也不招成。

哭啼啼口口喊饒命，

「狗奴實在不招，與爺重重責打！」將要動刑，忽見一人口稱冤枉，跪地訴道：

有更夫跪地訴分明。

「你是何人，到此稱冤？」

黃毛牛就是我名姓，

「作何執業？」

眾街人請我在打更。

「有何冤情？」

二十九打到三更准，陳賣餅他家未關門。
恐有賊進內去看問，見酒肉吃得醉醺醺。
進房看他妻床上困，我不該見色起淫心。
誰知道何氏多貞靜，不依允聲聲喊四鄰。
拿刀背假割他的頸，錯拿了刀口喪幽冥。
「哦，何氏才是狗奴殺的！頭又放在何處？」

駭忙了割起往外奔，見一牆丟進就回程。
今日裡來看把案審，見女鬼頸上血淋淋。
走攏來將我打一頓，逼著我要招殺人情。
因此上跪地來招認，望太爺赦罪施宏恩。

且說黃毛牛，名大川，原大家，敗落在城乞食，有父識命他打更。二十九夜從陳家門過，見門未關，恐有盜賊，進去見鍋內熱氣撲撲，揭開才是雞羊肉，酒亦熱的，一人盡吃。醉飽之後，見得房門未掩，進見何氏橫躺床上，遂去逼奸。何氏驚醒，撐起，扭在房中，何氏大聲疾喊，毛牛撫其嘴，掀在凳上，一手抽刀，用背在喉上幾拖，曰：「你喊就殺！」忽何氏倒地，項上流血，細看卻是錯用刀口，頸已割斷半邊，又一刀砍下，連凳提起就走。忽想：「我醉得好昏！殺人把頭提出，有人看見怎了？」見一高牆，把頭丟進而歸。牆內是觀音閣，招個道人侍奉香火，帶個小徒名叫丁丁。當夜過年，因大士靈籤不齊，師徒正在削籤，忽聞「吟」的一聲，犬聲大吠，命徒去看，徒只十二歲，見頭駭呆。師問不答，提燈出看，喊又不動，就將手中彎刀用背向肩一打，隨時倒地，血流而死；細看才是錯用刀口，砍在耳門。出家人待徒極刻，平時責打手重慣了，因此斃命。又見旁有女頭，道人駭忙，心想：「過年遭此橫事，又砍死徒弟，如何下台？」牆邊一井，將頭與屍掀下井去，尋石蓋著，假說有妖，畫符封住，才放得心下。那知何氏死，見閻君喊冤，閻君說他污穢字跡，正該短紀。何氏曰：「女魂雖應短紀，不該如此慘死，況又全節，死不甘心！」又因段老陝改過立願，城隍申文地府，閻君遣黑蜂引官至井，命何氏當官報仇，以解老陝之冤，故在廟內。這毛牛聞蜂圍官轎，跟著來看，進了觀音閣，心中明白，即忙轉去；昏沉之中，正遇何氏拉著要命，幾個耳巴，喊他快到官前去講，毛牛不知不覺一口說出。官命鎖押，與道人丟卡。回衙把段老陝釋放，申文上司。回文轉來，黃毛牛斬決，道人坐徒三年。

段老陝回家果然改心，並不記陳賣餅之仇，念他貧寒，叫他依然拿銀貿易，目今還在開字號。黃毛牛之妻極其賢淑，見毛牛討口都不改嫁，如今夫死無靠，只得他適。眾街人謂陳賣餅曰：「他殺你婦，你討他妻，淫人看樣，才有報應。」陳賣餅遂去討了，後來勤苦積錢，亦得小康。